幾亭外書

幾亭外書卷三目錄

家載

改民解爲官解十一
革軍匠書手逐年造册十二
革匠班收頭十三　本里解軍十四
革社倉長十五
革預備倉斗級十六
特僉老人代解十七
僱民充驛役迎送十八
安馬戶十九　處置社穀二十
比徵二十一　禁革兌頭二十二

幾亭外書卷三目錄終

幾亭外書卷三

家載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仝閱

小序

親之所無不敢飾也其所有不敢忘也雖曰載一家之事非益於世則弗傳也

父兄實錄

先公諱于王字伯襄別號頼亭萬曆壬午舉於

鄉丙戌成進士授魏令拊循貧弱耘鉏豪强若
亂法吏無所貸邑舊有戶九十人任供需公悉
蠲之亡何以喪歸而九十人者相率歛贈卽之
已補授句容句故解役四十八條任之者家大
氐破公酌其費以官吏代歲完中人產四十八
家他煩役可息者悉汰去司倉以吏歲周而代
無所得乾沒而穀賣穀賤平其價邑濱江旱潦
易爲菑公修治隄防順助地理甚備晨夜孳孳
大氐除疾苦勸農桑禁滛佚全安愚民而已事

詳治句遺蹟中有盜矯稱　宗室子乘傳至郡邑譴遇以禮公曰詐也收案之則偷宂不悛又以劫敗者也公之守正持重發伏禁姦類此當是時化大行百姓親愛獄訟衰止盜賊還爲良民去之日老少攀車叩馬千秋萬歲後何時復見吾公祠祀之蓋公没而聞者涕洟相望也其父老稱爲句容良吏徐公九經丁公賓及公三人云繇是公治狀最天下尋遷刑部主事公念少失恃育於祖母丘疏乞南便養得　旨改授

畱工部虞衡司虞衡主　皇木故事行販數千、公嚴斥之役立定畱都益重公城工屬公龍江稅并屬公而閣使暨祿者銜中旨出且覆征龍江張甚公憤歎請于司空不即應公奮曰此吾職也移檄閣使曰龍江稅　祖制若安得侵今請於　朝若必稅則罷本部稅閣氣奪答檄依違公遂諭其使業約該監不得重稅假旨鱻漁憲典從事錯愕弗敢動民賴以安是時中人四出漁商民辱郡縣飛書朝上緹騎夕逮

公一紙騰示，俯首聽命，固見義憤發，亦繇乘其未定，先機奪之故也。改南銓曹，尋移疾歸，而祖母丘不起，槨含斂無憾云。丁未，始遷湖廣按察副使，備兵武昌。其歲大浸，發數千金賑之，全活者衆。所部皆盜藪，柯、陳十二姓者尤武黠，阻險不可迹。公蒐練材官，嚴賞罰，責以盡力，盜發輒得，靡不畏死斂息矣。公顧檄諭諸姓以自新。諸姓歡幸曰：此氏等更生之辰也。月餘，縛四十餘人以獻，魁宿靡遺。公又爲處置善其後，百年盜

患悉平御史某用刑濫公匡之御史恚問公於
郭文毅公文毅曰有爲有守楚吏一人也乃止
辛亥考三載績晉其省參政癸丑遷四川按察
使備兵建昌時猓夷方作或阻從公曰國家有
與臣子當討不反顧雖力疾其敢愛身遂行明
年入蜀詗夷顛末知夷爲武弁誘殺其子報讐
殺人遂以反聞公畧有成畫矣四月抵潼川而
建昌業有主之者惟守上川南無人兩臺留公
假攝公曰奉部討夷苟就內地耶拂衣東歸疏

謝病乞骸骨進退皎然語在蜀行記乙卯即家
起福建按察使主屯田鹽法水利 詔曰可而
公前數日歿矣公所在黔首霑惠慕思歌之魏
楚皆祠名宦其在句治績尤盛後二十餘年而
學憲臣過公庭訓從民望祠公移咨浙祠鄉賢
焉長子曰山毓字賁聞脩身閉戸好讀書爲文
章尤精於賦戊午舉浙江鄉試第一辛酉歿年
僅三十有八先是疾劇澹然如平時易簀前三
日爲文以自祭達生安命天下稱慕焉龍正私

謚曰靖質處士以謂淵明處改革之際韜其節節顯處士將用未用抱其質質彰爲靖則同益其眞也所譔著有文集六卷龍正釐次爲之序行於世周詩紀事詩摭詩考異各若干卷所裒緝古今賦畧若干卷藏於家

治句遺蹟序

先公方彊仕再爲令治句治益精去之日邑民傳貞輯政蹟四十一條傳播之余惟句之事不與他邑同則治句之法不盡通於治他邑然而

愛元元戚胥阜興利除害約巳豐下玆其意則無不通也戚愛若何而濟興除若何而相安豐約若何而遣玆其意則亦無不通也士之筮仕令爲多仕者之行其所學令爲親其足以佐親民之用於百一乎張善非先人意也廣善先人意也原記核而少文微潤色之庶幾行遠

聽訟一

每月放告三期每期僅准數紙干証代拘有不到者方令歇家催喚卽日問明輕者釋放重者

取供當堂面定罪名有力無力聽其自認願息者即從和息併紙免追各佐領不得受片詞濫任四年餘衙役無一人敢下鄉者旣無勾攝又不久稽申寃理滯小民大悅或有倚恃人命扛屍搶擄則原被兩正其辜從來積棍打降悉訪確名姓如某某某尤著按法問徒遣戍其餘不悛者一二年後并其面貌皆熟識之每易名入公庭公輒笑曰汝又來笞之加等雷厲風行民又大畏

清積案二

各上司數十年未了卷宗其中有勢不能完者有吏書留爲騙局者公逐一簡出親自清查可完者嚴提歸結難完者申請註銷永塞吏書詐竇數紀積案三月而清

不解犯于法司三

句邑素稱健訟又逼近留都棍徒動輒揑情越訴法司陷害愚民破家傾命公摘誣告者數人問擬軍徒仍請撫臺朱公咨明法司槩不發解

于是奸民計窮漸以安戢而京棍夥証夥騙之局亦不復行于兹邑矣

取逃犯于留都四

本縣刁棍往時與南京大猾交通遇有重犯卽潛往藏匿差人雖知踪跡奉牌入都大猾或推避不承或明言某衙門現有某事干連未經歸結其人不可發差人空手回白莫可誰何公知此獘沿習已深非嚴責差役所能了乃往見操院大京兆親白之皆立如公言嚴定約束自後

縣差持牌至京如行境內擒取本縣逃犯莫敢抗公于法司提邑民斷不發解而邑民逃匿京邸則必取之兩者相須杜奸行法雖風裁力量不畏彊禦有大過人者亦繇其清操英謨足以感服上臺故所請必從所斷必行也

保甲五

本縣多竊山僻壤最易藏盜公嚴行保甲之法如一家爲盜兩隣不舉事發一體併究又于城市鄉村編設甲長二千一百十六名練習武藝

兼司盤詰有來歷不明者不許收留潛住盜賊衰少又有一等良家子弟每因賭博蕩產殞身亦令保甲互相糾察容隱不舉與賭博同罪此又坊惡於未然者也故保甲之法行不惟彌盜且以防佚遊

制吏書六

各房科書手向用數十金買窩猶置酒席方得入門公至聽審悉出親斷書手捧牘侍立無敢出一詞取供時一字莫敢上下錢糧徵收給發

又不得挪移侵尅、肅清坦易百姓無求於房科
於是此輩利少而多畏在內者求退步獲在外
者寧束手無聊而不願進縣門一尺其實公于
此輩未嘗作意苛求不過稟白不行有犯必譴
而已衙門少得晴吏書一人民間受幾許寧靜
之福

約差役七

皂快一人出各、鄉合白役三四人爲夥凡奉差
遣分投撲捉又或數人併至一家挾詐酒食銀

錢、公逐一查點正身、令各畫小像于腰牌、當堂驗肖用印親押懸認聽用每奉差至鄉只許正身一人其無腰牌者百姓即刻扭禀以白捕論

不動鋪行八

鋪行雖屢奉前官禁革、尚有光棍包頭、索騙幫貼使用者、公廉知悉行痛革、如使客覔程等項、凡應用乾物預發紋銀與戶禮二房吏書往別境收買貯候取用時物隨市中平買衙內日用米薪蔬菜皆現銀平易有托名官價者即許鋪

行。扭稟重責。自是不動舖行之名。始實見其政事。

落倉革除供應九

歲積倉在龍潭、離縣七十里、每正堂臨倉驗米、匾頭糧長斂衆供應酒饌、費一科十、公出禁毫不許備自擕酒米菜肉至倉煑食。省及百金、

革條編收頭十

條編折色原點收頭一十七名、使用守候、其費二千餘金。且有以一年之役而收支拖累數年

者又小民愚猾不同、愚者不諳書算。多致舛訛。猾者侵欺官物事敗。問擬此罔民也。而官亦何利。公盡革之、立八櫃、就見年糧長中、挨次輪八名直管。此登數目。事完。即聽回家。雖應用簿籍之。微。皆。官。爲。措。辦。自是奸民無路侵牟。愚民不至官署。而官物亦長足矣。

改民解爲官解十一

糧、解原有四十八項、一年所費八千餘金、但僉是役、罔不傾家、盖數十百年于此矣、公至集鄉

民俞銳等將錢糧逐項細酌官民對語宛若友朋于是盡得其款要並增水脚責之官解盡革民間各解頭永著令甲民樂生焉

革軍匠書手逐年造冊十二

本縣二百一十六里里有軍匠書手各一名年以清理造冊爲名科索里排稻麥每里約費二十金承襲已久公悉罷之追軍匠底冊入官收貯待大造之年量于條編內派徵紙張工食召人攢造每年省四千餘金甦民民德袪奸奸不

取怨又本縣路當孔道迎送使客并撫院守門聽事官吏勢不可缺舊有義民應役後以軍匠書手代充今既裁革不當勞之乃議報曉事坊民二十名每名年給工食銀六兩以充前役明派于民者僅百二十金而陰省三十餘倍公意用是永杜軍匠書手夤緣求復之端其舉事防微不肯徑情又如此也

革匠班收頭十三

本縣匠班銀三百七十兩常年另徵另收收頭

旣有使費守候之苦、貧匠輸納者、又苦于勾追需索、公議將各啚匠戶應納班銀于派徵糧銀時、各隨多寡、就本啚排年名下、隨糧帶徵、葦去收頭一役、皆立法簡便。化有事爲無事。久而彌遵、

本里解軍十四

軍人長解、舊于本縣二百一十六里排年內輸差、近者一名、遠者二三名、稽查往牒、四十年未得一週、且路遠者費至三四十金、公病其不均、

又以費有多少全因路之遠近非雜用有不同也乃議令本里之人管解本里之軍其投銜倒號到衛使費不拘遠近給銀六兩每百里則另給路費三錢于通縣排年挨次每名出銀五錢以為催貼親徵親給不委佐領徵給之數仍置冊填註于是勞佚適均

革社倉長十五

社倉一十七所每年于糧長內僉社長一十七名房科不無需索科派又委官稽查倉穀益增

騷擾、公議革去社長、各就附近處、選誠實老人一名管之、每年算應耗穀若干。准與扣除民既免社長之役而公政清令肅、老人無敢雀鼠其間公家亦利、

革預備倉斗級十六

預備倉原編斗級二名、包賠折耗、吏胥復索使用查盤時復遭罪罟、公革去斗級議申一考吏看管。准作實歷吏願而民悅之。

特僉老人代解十七

本縣解役裁革畧盡歸併官解惟神宮監等六解物非輕齊數亦不少雖有官典守至其批文投銷掛號不可乏人特議僉老人一名代官投批掣批年給工食六兩費省事濟益公政事無不精絕而于役法尤精大抵因僱役之意而善用之前此邑侯高賢鴻[illegible]著非無一二皆未及大袪其弊至是句民之困于役者極矣公至乃悉更張之豈所謂物極而反時如有待者耶

僱民充驛役迎送十八

龍潭水馬驛離縣七十里凡上司使客經過差
役前迎緣路窵遠往往遲誤其未到者守候經
旬衆甚苦之公念彼地有附近貧民可以充役
迎送乃命本驛隨時僱募每月託名報縣將各
正役工食扣給供應無誤而貧民藉以資生爲
政善因有管仲王茂弘之意焉

安馬戶十九

雲亭驛路當孔道往來至衆馬夫工食向不依
期解給又奉差人役需索折乾小馬等項馬戶

苦之、或告退、或逃竄、公議設木牌一面、上註馬戶姓名、遇有公差到驛、隨令執牌送縣、籍挨次點撥、而嚴絕其折乾等弊、工食撥季當堂給散、公差奉法、馬戶安業、刻榜定規、至今便之

處置社穀二十

社穀原積一萬一百五十五石零、俱貧民貸食、逋有年矣、名為全追、實全失之、而徒為書胥索詐地、公分別稽查、其見在陰鑑噂等所欠六千七百七十三石、應追完納、其逃故曹艮玉等欵

欠三千三百八十二石申豁蠲免民免拖累而公家亦收過半焉春夏之交青黃不接米價騰涌公每至時即將在倉現穀六千餘石減價糶賣至十月仍糴歸倉官無所費小民蒙恤穀以長新

比徵二十一

追徵折色向因該書同守櫃糧長結算送比因緣爲奸將多收少致拖不完公每鄉置條折簿一挨啚逐甲隨其多寡匀分十限明註某限該

完若干每月一比完者實塡簿內不煩書役開報完及數徑聽歸農不及數者赴比仍許一限復不遵者量責以故民知勸懲敲朴不用依期完納

禁革兌頭二十二

徵收法等親自較準押識納戶自兌封投掌櫃不許糧手有一人違犯摘發問徒仍置銅鑼一面懸于櫃邊有指勒者鳴鑼稟究自是奸獘寢息

革兌糧使用二十三

開倉則祭神、開兌則較斛、舊例各局糧長出費、匾頭及書房、因而科派、糧衙書手門子亦從而需索、公徑支官銀、差吏買辦、于是官吏知公實恤糧長、無一人敢索絲毫、此以德風人、不煩禁制刑威、而積蠹頓消者也、又舊例倉夫每斛米五十石、索斛手米一大斗、其斗三倍于常、及兌完、又索飯米、掃倉米、至是悉革去、又倉場逼近水次、每擠米一石、給脚夫米一升半、路猶措添

錢公立嚴禁罪坐夫頭更示糧長照依派定軍旗從首啚至尾挨次交兌倉夫歇家不許哄誘糧長買求旗甲先兌官吏軍民胥畏而悅之

定納戶上糧規則二十四

往時倉夫但遇納戶上米每石索蓆米一尖升約有一升五合既以自肥又爲斛糧淋尖榜樣公令各糧長每倉廒門首畫一灰圈製布袱二條凡納戶到彼將袱攤墊圈內兩平交斛不用蘆蓆納戶親手行槩糧長不得跌斛淋尖倉夫

不許粘手其白役光棍亦不許以把守倉門爲名索要糇米違者以攬擾倉場論罪衆皆拱服

攤減田稅二十五

本縣自丈量後毎有墾地爲田辟山爲地者聽之則賦不均加賦則不可公乃清查約增田一千餘畝地五百餘畝均攤合邑稅糧惟求利民不欲加稅以表能也

鹽法二十六

本縣鹽行經紀原於瀕河秤發官鹽近因射利

者、私開行場、不於鹽所平秤、坐勒牙用、以致各商每包扣短觔數、鋪戶因之擡價發賣、公廉知遣人捕獲鹽車、當堂秤驗、責出前情、復瀕河發賣舊規、鹽價遂定、民得平買、又溧陽溧水高淳句容四縣官鹽、俱運至本縣河口登岸、改包轉運各縣發賣、向來混積民房、亦無識記、三縣鹽商圖省脚價、攙越私賣、以致本縣鹽觔阻滯、公議令三縣鹽堆放官倉。本縣鹽儎賃民居。及改包則溧陽三十觔用陽字白印。溧水高淳各五

十觔用水字黑印高字藍印本縣路近七十五觔何字紅印分别明白不得影射混賣又本縣引額鹽少價貴故民趨賤買食私鹽公請每引加入十觔鹽遂無滯私販自止寬民而實利官

修學二十七

學宫傾圮日久公至即動支官銀二百餘兩捌建一新又本縣原有督學察院十四府遺才畢來赴考邇因督撫駐劄調考太平士心不便督學京兆合議將書院改建公悉心經畫平買民

家基地充拓改造應時而就士既知感民亦忘勞又學院按臨考試搭蓋蓬廠常年委用非人頗有溪壑公精審物價皆給見銀置買一竹一木不以取民督工者惴惴奉法故工易就而民不累真才任事真心恤民大抵如此

會課二十八

儒學諸生每月令該學會課三期送卷披閱慮士苦于攜飱不能垂久將公堂房租銀二十五兩盡捐為饔飱費仍立案為永規

社學鄉約二十九

在城社學原有五所俱已頹廢公修葺樹額東曰居仁西曰蘇義南曰執禮北曰沉智中曰篤信聽隣近士民子弟居之選教讀五人訓之各鄉村無社學者就各鄉約所修飭一如社學例

嚴城守三十

城池關係至重公逐門添設更鼓每舖增置銅鑼令按更傳遞更籌鳴鑼擊鼓雖風雨深夜間出親臨點視更製鋒利器械以備不虞江防信

地無不嚴飭

禁婦女行遊三十一

何容習俗三春有燒香元宵有穿燈幻妄有無爲之教又有婦女遊春名曰踏青公嚴出禁約犯者罪坐夫男雖豪右不貸民風遂變

禁節令供送三十二

舊俗過迎春日勾攝坊鄉戲豫置辦春筵端午供送紗帳銀符角黍元宵巧裝花燈粉蠒并諸節令餽送俱糧里科歛百姓以奉邑大夫公預

示禁免士紳間有所餽亦不受東郊土牛令人舁至儀門以禮致祭而已雖金吾不禁之夜士女寂然而蒲觴艾虎僅存虛名此至性不好繁華之所感也公惟風句民惟草

教民紡織三十三

吳下風俗大戶小民皆勤紡織獨本縣婦人嬉怠成習布縷皆易于外境以故日益貧公多方勸諭發于至誠間出署中所織以示式于是郊邑之間機杼之聲札札焉布衣布衾小民漸足

自給矣。蓋民風最難變者婦女。而公能使通邑婦女變惰爲勤。功效切實。意思深長。前此未有也。

安香客三十四

茅山香客遠來進香者。地棍開張店肆。殭逼飯宿。轎夫驢腳。殭逼騎坐。稍不順從。輒聚衆喧毆。乘機擄掠。公嚴行示禁。犯者輕則杖。重則徒。殭梁寢息。人知嘉惠遠人。不知乃以善吾民。

習心養濟三十五

收養孤貧王相等招撫流民趙世良等時臨養濟院存問月米柴薪布疋依時給俵每日此輩而猶有人侵漁其間或後期致困人即無可奈何天亦戮之矣奸猾感公之惻隱而畏公嚴明

療民疾三十六

夏秋之交民染癃痢諸疾貧者不能延醫公每歲捐俸市藥設局于崇明寺日輪醫生數人施劑其窮遠不獲躬致者又命醫生何如海等三十二人分投十六鄉救療活人無數

恤罪人三十七

狴犴之設以懲奸宄第頑民偶觸法網而桎梏終身公外嚴內慈心頗矜之時加存䘏疾則召醫診視冬月特設煖匣賞以衣絮仁心盎然溢於法外

重耕牛之禁三十八

禁宰耕牛律有深意嗜利之徒屢犯不顧公痛加懲究不少姑息間有倒死告官驗明掩埋

興復水利三十九

本縣原有斯善等圩五十一處、黃堰等壩一十六座、鄒陂等塘一千三十五口、公不憚煩勞、皆親詣踏勘、設法修濬、令居民照田起夫修築、堅固雖値旱澇、有備無虞、

輿梁成四十

赤山湖係眾水所歸、水勢洶湧、而蔴培橋正其發洩之處、頻年傾壞、薇寧池太安廣往來官府客商無不苦之、間有徒涉而沒者、公廉知、捐俸數十金、命附近居民趙邦文等督工修造、仍聽

勸諭義民輸貲贊成其事、

飭備公館器具四十一

往時各公館合用器具從不完備、每於當舖及富民借用損壞侵匿交還原物時或需索使用、害不可言、公議以修理家伙銀置造牀帳棹椅、盆桶錫器等項、一切完整、大刑板榜責令門役典守、公意典守不專、久必損缺、損缺必復借之民間、然但設冊籍付門役、器具總數不能昭彰、今公平另[illegible]刻刊榜示堂上、使客經過者觸目

了了知本縣經晝周詳必簡飭其羣下而其下覩此規制亦自寢不肖之心庶令典守易于爲力無日損日鈌復擾民間之患矣葢聞公七歲失怙危心淒慮自幼習成及居官毎處一事莫不有德慧術知令人可思焉十一條終

以上治句遺蹟四

蜀行記

先公嗜好甚輕得於天性官職家業澹如也在仕路三十年從不開一言出一札求人是以陞遷必過期得地必勞且遠甲寅年六十一矣赴

建昌道任因部憑重誤一道兩官于時惟按院明析事宜知誤在銓部勸公赴上川南道且云舊例此道兼制建昌糧儲故有建昌銜部憑稍有脫畧耳非一道二官也其義甚辨可從而方伯與撫院皆憒憒世情中人復書不明所以顧皆以權理守道爲詞若憐萬里之遠行曲爲調護者公不樂也堅辭再三大旨謂建昌勞而危守道逸而安遷就權涖是避危而就安舍勞而即逸也自便其身豈臣誼哉況監司何官紀綱

所存豈敢權理若待　題改則動經旬月羈寓旅館節庵委頓體統之謂何所以始焉遠赴不敢畏難今焉遄歸庶幾知恥靦顏就列揣性不能又上疏出揭意皆類此以外臺論銓曹數十年來未有也遂東還是時吏垣解公經雅兵垣張公銓皆重公直公疏糾銓曹之誤當事者上書請罪而意益以不懌竟覆公疏致仕公怡然閱歲復有四川劉公者新人銓部首推公總閫憲尋報可雖不及涖任公議不泯焉公生前出

處之迹未明、未幾明矣、不及見、然明于心者。固不待明于天下而後信也。

以坦直了生死

先公忠信豈弟、然人不能欺、亦不敢犯、蓋質性于中、行最近而尤異者、病篤臨歿之際、乙卯九月初病背疽、有內外二醫、士皆庸手也、而內科素受先公恩、屢保萬全、先公不疑、已而勢危、自知爲其所誤矣、十月望、笑而言曰、高生眞癡漢、疽宜作疽醫、奈何欲純任內而舍外科耶、今已

至此不可治矣絕無悲恨色比明呼我母及予兄弟偕諸牀前坦然而逝不爲悽愴一語雖終身參悟欲了生死者臨化未必能及平生嘗云吾得力惟坦衷直腸嗚呼斯殆坦直之極致迄無一毫纏縛迂迴者也

木梳匣

先慈年十七歸先公于時風俗淳朴彼此皆士庶家吾年五六歲見吾母有木梳匣一方盝奩具也中有小黑角梳一枚嗣後屢膺封典而自

一冠一袍一束之外終不增設一綺服華器此匣與梳初攜至魏再攜至句容又攜至南都又攜至楚又攜至蜀仍攜歸家年六十九而終今供靈座者猶然此匣與梳也子孫勿忘此意且宜數數向婦人道之然又有說焉婦德之儉或因養福或以佐君子之廉或以垂子孫意皆至美然猶有爲也性與儉安服華不適則無爲而爲儉出於自然者也德有以不察爲至行有以無意爲神禮男子二十可以衣裘帛余兄弟十

八九時寸寸皆布吾毋亦不知禮之當如是也。率性而中禮

遵袁職方書札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數十年前朋友往來尚存此誼近日交遊酬酢都是套詞謏語無一毫意思其尤無識者甚至以呼盧酗醉挾技涎謔供筆底之恢諧襯箇端之風月以爲相知相親極矣士夫率先如此安望市井衆庶不以謔浪笑傲爲常會記先公治句時表了凡職方以書貽

曰我輩平日辛勤刻苦爲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着所可待以與目而釋然無憾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命中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面止有九分又受一分前面止有八分隨受隨銷此衆人聽命于天者也吾輩當潑繹積善餘慶之說實爲趨吉避凶之事密密修持孳孳方便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矣袁酷佛信氏福田之說其云積福意專在建殿齋僧其家毎歲餘

種遍給各寺僧衆不足則多方囑托以濟之先公弗是也然書詞懇懇有德業相勸之意先公稱服而身體之蒞民治事廉明平恕遠近稱慕殆亦聽言取友之助焉頃有先達從遠方寄書訊余余以居高易於修福答書勸勉大旨畧如袁加以委婉未及所謂死來用不着之語而先達已大駭謂人曰吾老矣後生乃敎訓我耶則子之進言未得爲智然子路喜聞過遌問告者何人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懇懇求警于國當

時臣民何處尋百來歲者而教誡之此公蓋諛詞套語習見習聞乍得規勸之言不覺駭異而不樂也天下無賤不可以教貴無愚不可以教智無少不可以教老進言者當自量當量人受言者惟其言之可從而已矣其人何必問

困學全得父師之力

吾十一二歲時性喜仙佛時時言欲學長生又或言欲作和尚大人時治句一日偶聞之怒甚然不加譴責但自恨曰吾為人無德屢言多罪

致生此此兒可奈何且曰兒爲此言不過避讀書耳嘆息竟日余惶駭不敢復言十四學時藝下筆頗殊遂自喜不朽之業在是矣研究者數年復分餘力爲詩文莫不輒然自喜也廿六七乃有志經濟搜剔史籍然未有真得試既屢蹶三十餘失怙境遇益苦乃猛然自恨向來衆動乖張全繇不學之故痛自懲刱剗除習氣雖性命未有真見事不循理者知所戒矣三十七八吳師與梁溪先生同在京邸朝夕相晤覺向來自

吾文章經濟之意均屬可恥則吳師提醒爲多四十餘復竊渠溪先生于其家有所聞而尊之遂曉夜思之學之而至今彷彿也微二先生吾幾于困而不學者矣

去自喜之病

自喜者學之淺病能疑者學之進機自喜者矜之根但矜發於外較自喜更淺更陋吾自審生平得力全在能疑受病全在自喜少時留意詩文則自喜詩文中年考訂經濟則自喜經濟四

十歲來乃有志求道見得着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愛人隨處體貼因性善思善疑疑而深思多所會悟又即以會悟自喜則是日日學道日日有獵心安得謂篤志乎今宜力祛此陋習未得是饑已得是飽飽則相安而已自喜何爲況隨時有會皆是支流若有一日原本豁然未知更如何光景想當身子無安處口舌無說處或者喜不可言然與自喜之心不同也庚午清明前五日病起記

柱聯

萬曆庚申築新第、朴素渾堅、無一毫雕彩、而大門之右有古榆高峙、榜云惟喬障水宜存、故一素成居畧遠時有華而因同而異之微意焉、前堂曰抑抑取抑抑威儀之義也、柱聯云、人前屋漏日裏雞鳴有張姓者年八十餘見之曰、此聯似頗用往哲語、願聞其義、曰、向人只此不愧之心、則顯微庶幾漸一、白日總此為善之意、則晝夜可以不分、老人為之點首、中堂曰潔梁、前柱

聯云達人當結未然之軫小事亦爲無窮之想後云每思于物有濟恒愧爲人所容祠堂云先聲欲著從幽積餘慶無形耐久看書齋則有伐檀之所前柱聯云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愼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物一分靜坐一分讀書蓋言動爲樞機共操在心故二本四勿可以言三事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指燕居出外之日任職處家酬應不免隨處皆學也不得不三分之後云勤謀往蹟如經手緩就新

書免誤人。峰臨座則云、凌虛結座千塵俯累級登峰始願堅。左軒則云、內省近覘僮伴躬行先對兒曹。內室則云、早起晏眠便是興家粗本領出言舉步從來教子實工夫。又云、一瞬餘清虞過隙五更微夢候初鳴。庖廚則云、清流在右憑收旣濟之功溫火在中能劑不同之味。其外臨水之處名曰浣徑、則云、春日遲遲惜陰弄景都相許原泉混混激濁揚清也自然。池上別齋則云、近市與聞物息隣農想見躬耕上句用彌貴

屢賤故事下句用諸葛南陽意思一實一虛

丙寅夏書扇

無所痛苦是身之福更添娛暢病必隨之不招一事是家之福斯見誇耀禍必乘之

又

長防病患羸者之福悠然自適沴或隨之長遜一分蹇者之福頗求平等吝或乘之

余書前語竟旦忽病臥絕粒二日乃知是常人情事余未應自許也病起復書此

戒揆兒

謂揆曰吾向也好揚人之善不能掩人之過自喜與子貢同病無傷也四十乃大悔之今汝專疑人惡則心爾刻矣斬稱人善則口爾刻矣行之不悔非人也久而後悔何如夙戒哉

書畧兒扇

畧兒年十二以扇請書問如何是孝弟曰父母言語逐句遵依兄弟姊妹從不爭鬧此名孝弟孝弟之人自然合家歡喜問如何是惜福曰人人愛惜不輕怒罵物物愛惜不忍破壞此名惜

福惜福之人自然壽命延長問如何是勤學曰讀書時節不帶白相自相時節常帶讀書此名勤學勤學之人自然科名易就

書從子似木扇

體察於人倫覺得意氣不除親疎皆扞格私心或存語動皆乖舛有失不得不反求有覺不得不克去久之客氣漸消我相漸少終成一太虛爲體之人懸想乎太虛獨處一榻欣然自負有見也及至一人對面已動好勝一事到手思占

便宜久之惟務責物全忘反躬形骸啫慾盤據而爲之主終成一極多渣滓之人大抵眞心學道心與事打作一片掛名求道心與事分開兩截

書從子日大扇

晏安酖毒不可懷也明智尊優猶用爲戒何況資適中人位居蹇塞者乎昔溫公言學問莫如誠劉元城請問其要曰自不妄語始今吾且畢言之治舉業治家業皆莫如勤有要焉自不晏

起始若令歲歲晏安無異月月飲酖嘻有毒而茸之如飴人必啖之我特不聞耳紅日高䁥畢竟何味悠閒筦簟了當此生念之令人長太息

日大自此遂早起可謂能改過聞之喜甚附志之

第四姪臨字月大說

古人元之初季曰大臨臨大也人奚自大斡蠱而後大天下之蠱無窮而能斡則皆歸父母非沉默志士孰與幾此吾觀臨也訥於口而志不茸下人其將使若父之世月大以無負命名之

初乎才非必殊高惟勤則進智非必殊慧惟虛則通不勤不虛雖高且慧者猶將失之也若父命名以臨汝思義以蠱

祖塋記

祖塋二一在胥五區東律字玕地名橫涇橋其西北即舊居相去數十武主穴爲始祖悅民府君名惠妣蔡氏先大夫高祖也悅民父相傳自臨安來然名字墳墓俱無可考故以悅民爲始祖昭穴爲南山府君名芬悅民第三子妣潘氏

先大夫曾祖也皆南向其穆穴及主穴之四隅族人爭葬混淆已甚其地爲坎局頗平厚一在舊居東南二里許名西南閏字圩其湖東郎香和巷主穴西疇府君名罍南山長子妣丘氏壽九十六乃卒先大夫祖也昭穴爲先大夫生母贈宜人盛氏葢未三十而夭先大夫纔七齡耳相墓者謂此穴甚貴因葬之後二十餘年而吾祖封郎中雙橋府君乃歿久未葬又二十餘年而繼祖母錢氏棄世遂合葬于穆穴因堪輿家

謂昭穴久安、不可復動、遂以夫婦分昭穆、權也、皆南向、

安葬先公夢

己巳八月初二日、安葬先公訖、默禱曰、向者每葬得惡夢、丁巳初葬則夢先公怒形于色、時予兄猶在、惶怖同請罪、先公曰、汝等猶未知耶、癸亥冬啟穴、則地風、風吸吸、寒氣如氷、乃遷葬、復五年則夢先公披綠紗衣而泣、予驚問故、曰我遍身壞矣、與汝觀之、因去綠衣、臂及胸腰皆現膚

層層作枯白色而上觸。如白燭燼之四邊。悲夫
悲夫、此予所以皇皇而再遷也、今三葬矣、覺山
川風日若有歡于先靈、果爾、祈賜一吉夢以慰、
次夜歸舟、則夢先人欲築室數間、命予曰、惟其
僧最有巧思、我欲令結構、予唯唯、顧見壙牆上
皆楷書、諦視、皆五七言詩詞及古文也、牆旁三
和土尺許、字亦滿其上、三和土之外、則山中原
土也、字亦滿其上、見一人北向當棺而立、手持
一尺印、棺面硃漆上點畫之痕燦然、凡四行、每

行四句每句約六七字其初行至末二字即云第一次行末二字云第二又次行末二字云第三末行之末云第四而末句微斜向右予嫌之令其人改正其人應曰待漆上字痕稍平我爲改正之恍然而寤思巧僧結構殆謂築廬山邊擇人守望也楷書印棺末之能悟然覩前兩葬時意象胥壞矣靈其安與

擬葬先慈夢

庚午五月初八夜夢先公偕袁了凡先生同遊

山上、顧余曰聞汝爲父母尋山地安葬甚善我特請了凡覆視登歷良久色咲倍常還下山指足所踐曰形家謂此有真穴汝弗信之是也復以手指前山曰汝所擬穴乃真穴秀獻於前靈環於後余唯唯復請大人觀天馬山大人亦唯唯然不即去夢中覺大人意此巳成之業不必覆觀余遂不固請也竊而念所擬葬母地余意定於餘杭天柱峯北形家意定於杭州白鶴峯東而余所定先一月則以時言之爲前山也杭

在嘉善西南、而天柱峯又在杭西南五十餘里、以地言之。亦爲前山。先是占天柱山地、得升卦、白鶴峰地、得歸妹之九二、吉凶迥然、踰旬、復示此夢、雖古之夢協于卜、不是過矣、記以彰先公之靈、

一 拜先公墓歸途

寒食前、抵天馬山、祭掃先公墓畢、自六橋歸、過武康。一遊桃花滿山。與翠竹相間。陸行乘輿。野意盈目。水行乘筏。則兩岸綠色揷天清流出於

足底手槳小蓋用蔽日影俯視水中鬚眉畢列每數十丈溪輒作一大灣筏從溪轉前後不相見歌聲遥聞時時有圓奇石突出溪旁或亦在中央艤筏而登可以晏坐談笑無一遊人豪客來溷耳目迴想西湖六橋水光山色空翠澄恬宜晴宜雨妙絕天下總爲畫舫綠樓歌謳絲管染成盛麗雖復徜徉山水之間轉有與靜心屬者乃不如此地朴野虛寥足以滌除塵網

拜先慈墓往來紀勝

自天馬而西、水行至餘杭、復陸行二十里、洞霄故址、在望所謂天下名山也、遂登北山、拜掃先慈墓。竟仰對天柱峰、頂尖如立、面平如削、長松矻然。下則萬樹參差、竹蔭交搖、亦有桃花幾株、點暎綠叢裏。雨則衆水淙淙、流入墓前小池、從池轉右、遶背而去、鏘鏘琅琅。晴則龜蛇二小山、對伏墓前、左龜隱、右蛇顯。天柱一峰、傍擁兩翼、形家指爲飛鶴。殆亦近似、蓋因龜蛇舊名、新悟朝山之爲鶴也。日光燦然、三靈臚列。予弟悅僧

遂躋洞霄拜紫陽夫子像一喜一嘆煮清泉劉
鮮筍傾罍中所攜飯共餐之迤邐出山見戶口
九鎖山雄奇旋繞或爲日月或爲旌鼓猛獸數
里之外始復平衍又遠山突出當戶攔截遂循
南湖之濱憩東嶽行祠橋底怪石交錯曲折可
攀可坐不可名像南湖風景大類西湖亦有六
橋蜿蜒如虹儼獨無樓館亦一人一舟邈不可
得中央土山宛然諸峰環之水光浩淼遠樹鳥
啼響出雲外從遊者或爲勝境興寂寥之感然

此名山蓄潤之區幽光潔氣與山靈相表裏千百載以來專發逸民異士而爲山曾父母之紫陽曾提舉之令得收其正垣集其菁華未必無兩先生者產焉其不發洩於歌舞繁華特名山之大快而何寂寥之感之與有西湖盛麗靡曼爲都會爲貨財南湖類之而不同雖人情所趨亦地脉司之也歲時修謁墟墓往來于斯領玩不厭覺有西湖之勝兼武康山川之幽文人學人隨所懷來並宜洗發

生氣可見

葬乘生氣蓋生人可得而試目可得而見也先宜人之葬天柱峯北山初平穴塲則來脉了然約濶三尺淺則難計其脉有石有土石具四色紅紫黄綠土亦如之餘旁則純黄土耳無細石脉界其中亦無各異色以是知來脉已眞及掘壙纔淺一尺則石片鱗鱗以鋤起之皆嫩軟而温知氣之所聚也再淺數寸余手摩其土皆大温時初寒修兒赤脚下探之立久則足底愈煖

尤異者脉自艮來壙坐艮兼丑壙中獨東北角用煖氣尤盛以足近之歷以上皆熱蓋生氣非第自下而上且從東北而沖西南其西北東南二角則煖氣稍微益信艮氣之真切矣此無論福廕且比化者受此佳氣于人心獨無悅乎葬乘生氣絶非渺茫吾目覩親吾體親嘗景純開卷厥亦大艮君子或有取爾慰孝思于無疆

許靖質處士自祭文後

世稱自祭起于陶翁不知惜往日悲回風亦靈

均之自祭也陶翁與世無戀山阿同體屈子閔宗國之必蹙憤懣極哀其歸于至性則一揆焉吾兄貽痛老母切于宗國灑焉長逝輕于解綬其文亦怨亦安返乎天籟亦其性也與亦其學也與

又

澹兮容與泊乎消搖臨死有一毫沾帶悽愴道此八字不出

評貞婦賦

死事易撫孤難貞臣貞婦千載一心其徘徊不忍死之意惟真不畏死者能知之兄臨死不懾向令事主必爲貞臣故寫貞婦之心如見

又

苦志之濟猶或旣顚不幸中之不幸也中河之輩是也姚母有文翁爲之父素懷見諒不幸中之幸也忠臣抗節殺身則不慮是成仁之際女子常蹈其難丈夫多愧其易何哉

又

夫不逮養其親故以發婦兼供子職潔孝之意固常相通居官不愛錢臨難不惜死義亦猶此

又

婦人倚賴在子幼恐難養長更望成尚盡婦人之情尤盡寡婦之情尤盡貞靜有識者之情

又

析計則度日如年統計則十年瞬息貞婦不能自寫者皆代寫之

又

事姑則兼爲子敎子則兼父與師始信貞婦之生眞難于死眞勝于死

評傷天賦

文情與悼李夫人頡頏彼愛慾而此天性愛慾而能忘則達也非薄也天性而不能忘則厚也非溺也古今文集侈矣每于悼亡之篇可以徵人

評曹操劉裕論

二人眞千載奇才殆唐太宗之流亞也使操以

天下歸漢裕以天下歸晉則與汾陽同稱純臣而功畧過之遠矣操之子孫先滅于孫劉而裕亦再傳而絶較純臣之長世鴻名者果孰爲得哉

評昭烈不取劉琮論

昭烈雖崇信義要與伊孔心事稍殊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與復漢室昭烈爲之孔明亦贊成之矣取璋不取琮皆因時勢非義重于琮而見利於璋使其君臣復生當謂知巳

評武侯論

武侯尚節制卽以極變化若遇之當無所施武侯收變化于節制非僅有其節制而不能變化也如王良千載神御止曰範我馳驅

評南北論

總繇人才不同故北常取南南亦可以取北而取天下與復天下又不同則千秋所未發也

評李忠定論

弇州以厭理學故力排宋臣雖經綸如伯紀亦

吹求之此云誅邦昌以決戰則伯紀固妙于畀權而非獨正誼之說矣弇州自不悟伯紀意惜不令讀此文

評張浚論

魏公終身不主和惟此一節守正後籍乃嗣幹蠱遂見稱于大儒得此論正其罪案且殺曲端親知岳侯神算而怒令自廢誤宋最深後世當國者毋徒以守正自多而失良才誤人主也

評元論

劉敬倡和親時也勢也董生不琥以高帝猶然何况繼統遂主和爲御虜之長策真暗事之儒也故爲中華百世之辱者敬開之董生成之唐不得已用之而辱及其內治也絶之而威和莫甚于宋禍莫慘于宋嗚呼百世可以鑒矣

評錢武肅王宗譜序

余亦嘗序錢譜兄序詳王之世余序闡王之意既又思之當五代割據其自守也最完且久宋祖一出而效順先焉向令當五代而倚于人則

子孫必夷遇宋祖而不臣則子孫必滅自雄於五代而臣於宋所以爲武肅也所以爲武肅之子孫也自守以生民效順亦以生民生民之功普矣至今蕃昌非天所酬其孰能當此者乎

評家藏書總序

可得善藏者之苦心可砭漫藏者之錮疾近世多笑棄書爲俗不知收書庸遂免俗乎目不識丁身不行道出金帛易載籍自謂清流載籍盡於罰與金帛死於蠹果當何異

評庚申遏糴記

兄每云性懶經濟讀此記知其心熱民生當其言之自謂不惜國武子之禍後之司民牧者虛心平覽豈皆齊人

幾亭外書卷三終